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品香

奚椿年◎著

小品



品香

奚椿年◎著

小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香小品 / 奚椿年著. —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5013-3429-2/I · 209

I. 书… II. 奚… III. 图书史—世界—通俗读物 IV. G256.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7993 号

书名 书香小品

著者 奚椿年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8.25

版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80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013-3429-2/I · 209

定价 25.00 元

写在书前的话

本书每篇文章都是围绕着书来写的，力求切合实际，用中外古今，特别是古代书界的一些具体事例说话，有一定的知识含量，行文浅显明白，注意情趣。虽然这样写可能会被有些人视为“小儿科”，即很幼稚，但我倒以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读者的文化层次都不会一律的，“高头讲章”固然为读者所需要，“下里巴人”也未尝不是读者特别是有强烈求知欲的青年读者所求。至于从城市到农村，从小学到大学，不管哪个阶层，哪种职业，哪种身份的人，如认识到书于人有益的话，也都可以翻翻本书的。

书是一盏永不熄灭的灯，人生道路靠它来引领，如果有人有意无意地贬低或远离它，必将被茫茫的黑夜所吞噬。这是无可怀疑的。但这盏灯不会自燃，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既要“借光”于它，又不要忘了给它加一滴油，以利后来者在它的照耀下继续前进。那么这油是什

么呢？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学习和创造。因为只有把学习和创造取得的成绩记录在书里，这盏灯才会永远发出光来，成为“长明灯”。为此我用“学习和创造是人生永恒的主题”作为座右铭，并愿与读者共勉。

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工作于编辑出版岗位上，一直与书打交道，因此对书有特殊感情，每天都翻弄着书或书稿，在家休息也总以读书为乐。没有书，不读书，我会感到生命的能量无法释放，心里便长出疙瘩，是很不好受的。这种感觉，从青年时代起，延续到眼前的头童齿豁无法改变。在读书过程中，我又力求尽我的微薄能力写点与学习、读书有关的随笔之类送报刊发表，以起发挥“余热”的作用，为社会作点儿贡献。本书也正是从我在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所写的一些短文及原先手头一部分存稿选编而成。在选用这些文章时，除少数几篇略作修改外，大多数作了删节，以节约篇幅和读者的时间。遗憾的是，我文化底子薄，知识欠缺，写不好，虽有所议论，也是极肤浅的一点体会，错误当然更难免，多请读者指教和帮助。

姜椿年

2005年国庆前夕于北京寓所

“不亦说乎斋”

目 录

书史留踪

- 3 早期书的产生与宗教活动结伴而行
- 7 传说中的几部书
- 10 木简和版牍
- 12 一个好游历的皇帝刻的石头书
- 16 古时石头与书的关系
- 19 古代曾用过哪几种原料书写?
- 22 “经书”名称种种
- 29 经书的传注和义疏
- 33 荒诞的纬书
- 37 为何同一种书有多种异名?
- 40 令人眼花缭乱的雕版印刷的名称
- 45 古时的侵权与盗版
- 49 一个道士发现的稀世之宝——敦煌遗书

藏书的收藏

- 55 连皇帝也看上眼的私人藏书
- 57 杨以增与“海源阁”
- 59 自称藏宋版二百种的陆心源与“皕宋楼”
- 62 “甲东南”的丁氏藏书
- 64 古代藏书家的四种心理
- 67 带有血缘关系的藏书家
- 69 不愿为官的藏书家
- 71 藏书家购书之“难”

藏书的著述

- 77 说“作”
- 81 “捉刀”
- 84 花十几年、几十年时间与人见面的书
- 87 著书人的勇气和毅力
- 90 “梦笔生花”与“痴人说梦”

- 93 异趣纷呈的写作习惯
- 96 江郎才尽
- 99 用词不当
- 101 “枇杷”与“琵琶”
- 104 一字之错
- 107 精炼与噜苏
- 110 炼字炼句
- 113 摹拟
- 117 袭句
- 122 从怪句“形夭無千歲”说起
- 125 “习焉不察”的“变形字”
- 128 错译
- 130 人情序
- 133 把书稿贴之于壁进行修改
- 136 有“起死回生”之妙的“名人效应”
- 139 “出书”与“出名”
- 142 名著也有错

书的阅读

- 149 芸香草与“书香人家”
- 152 读书就是读文字
- 155 嗜书如命的人
- 158 不可靠的“天资”
- 160 诵书
- 163 薛谭学讴
- 165 一夜就读完《红楼梦》的“跳读”
- 168 不断变换花样的读书角度
- 171 比较读书法
- 175 由“瓠”字想到冷僻字
- 178 读音特殊的字
- 183 读书与“考证”
- 186 无中生有的比附
- 191 死错了人
- 194 读不懂的文字和书
- 199 读书就是学习生活游泳术
- 201 丢官、受冤的读书人

- 204 以书结缘
- 207 对读者的“考察”
- 211 怕书多读不了的人
- 214 圣人门前难为言
- 217 书呆子
- 219 不认错和当堂认错的读书人
- 221 书犹药也

📖 书人书事 📖

- 225 书与说客苏秦的事业
- 228 被诬为“妖变”的王充的书评专著——《论衡》
- 231 抄书奇女子吴彩鸾
- 234 一对藏书、读书、著书的年轻夫妇：赵明诚和李清照
- 239 陆游和他用诗的形式写的“读后感”
- 244 李贽与他生前要“藏”死后要“焚”的书
- 247 《康熙字典》引出的王锡侯《字贯》冤案
- 250 奇人曹雪芹及其奇书《红楼梦》之七“多”
- 256 蒲松龄与鬼狐成群的《聊斋志异》

书遭厄运

- 263 书灾
- 266 书因人废
- 270 妄人摧残典籍
- 272 书非其用
- 275 偷书
- 277 “礼品书”和用书行贿



早期书的产生 与宗教活动结伴而行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龟册列传”专节，“龟”即龟甲，“册”即书册。刻在龟甲上的文字即称“甲骨文”，所以甲骨文即书，是中国早期的书。它所记的内容不像现代的书那样庞杂，而是极为简单的，大多为占卜结果的记录，故后人称为“卜辞”（或“贞卜文”等）。

卜辞是怎样的呢？以武丁时期的一块龟甲上的卜辞为例：

癸卯卜，般贞：旬亡（无）祸？王固曰：出（有）祟，其里（有）来艰？迨至七日己巳，允出（有）来艰自西，盍友角告曰：舌方出，桎（侵）我于棗，田七十、人五。

卜辞的意思是：

癸卯这天进行占卜，卜官般卜问：这一旬没有灾

祸吧？商王推断说：有灾祸，可能是外来的灾难吧？到了七天以后的己巳日，果然有来自西方的灾难，臣下盂友角报告说：舌方出动，在隳地侵袭我方，夺去七十田和五人。^①

但甲骨文除了卜辞外，也有其他内容的文字。已发现的刻有这类内容的文字的甲骨为数已不少，如：早在解放前就已发现的一片甲骨，上面所刻的为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组成的六十个干支名称的干支表，也就是甲骨学家所称的“甲子表”。这是当时人们用来检核和推算干支纪日日期的谱表，也可以说是我国出现最早的日历，称为“日历刻辞”。再如八十年前由英国库寿龄从古董商手中购到的一件牛胛骨（除了龟甲外，甲骨文也有刻在牛胛骨或兽骨上的），上面刻的是一个叫“儿”的人的世系，而且刻得很完整，为商代谱牒的重要资料，所以称“家谱刻辞”。今存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除了“日历刻辞”和“家谱刻辞”外，也有甲骨记述了甲骨的来源和保管情况。这类记述有的刻在龟腹甲反面的甲桥上（龟背甲与腹甲的联接处），称“甲桥刻辞”；有的刻在龟背甲反面边缘处，称“背甲刻辞”；有的刻在龟腹甲尾部的右边，称“甲尾刻辞”；有的刻在牛肩胛骨顶端骨白面上，称“骨白刻辞”；有的刻在牛肩胛骨骨面比较宽薄的一边的下部，称“骨面刻辞”。这些“刻辞”，学者统称为“纪事刻辞”，是不属于卜辞范畴的。只因为有这类刻辞的甲骨全是备用品，为免妨碍以后占卜和记载其他文字用，刻辞位置大多在不甚显眼处，且文字又刻得极小，往往被人忽略，甚至连研究甲骨文颇有成就的加拿

大人明义士在临摹甲骨文时，也常发生对这类刻辞缺摹的情形。这一点胡厚宣先生在《从〈殷墟卜辞〉到〈甲骨文合集〉》^①一文中曾详细地指出过。

还有，1953年4月河南文物工作队在郑州二里岗掘得的一片牛肋骨，上面的十个字全为练习契刻的人所刻，是不具有卜辞及别的什么意义的。

以上均就商代甲骨文而言。解放后在几个地区特别是陕西周原地区陆续发现的一些甲骨，为西周初期之物。据统计，有字的甲骨约有三百来片，上面有一部分文字小到甚至要用五倍放大镜才能看清楚，其内容目前还不能尽知。有人说卜辞极少，也有人认为没有一片是占卜用的，绝大部分属“纪事刻辞”一类。

此外，在甲骨文中，也发现有少量的类似文学作品和寓言的刻辞，也跟卜辞无关。

上述各种非卜辞的文字，与卜辞一道，就是通常说的“甲骨文”的含义；而由于如甲骨学研究者所说，甲骨为商代人占卜用的专用材料，因而其中的卜辞必然成为甲骨文中大量的、最基本的、最有价值的部分，其他文字则大多带有附带性质。所以，倘使把甲骨文作为中国最初的书来认识，则按照现代书籍分类法，这部分甲骨文应当分到宗教一类里去。如果这样说不错的话，那么又可说，中国书籍一产生，就其文字内容而言，是与宗教活动结伴而行的。这一点正与世界书籍史的发生和发展完全相合。查尔斯·潘纳蒂所著《天地万物之始》一书指出，在世界范围内，“早期书籍的内容往往都是宗教性的，几乎所有的书都包含祈祷文、赞美诗或超度仪式、神话以及描述人类起源的史诗”。不同的只是人们的信仰对象各有不同罢了：西方人崇拜上帝，中国人则迷信鬼神，因此甲骨文是宣扬

鬼神的书。这是研究中国宗教史及书的发展过程的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注释：

① 引自范毓周：《甲骨文》，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载《书品》1987年第一期。